

河洛图

茅盾文学奖
得主

最新长篇 十年打磨 倾力之作

李佩甫

展现财富神话背后的人心轨迹
运命倾轧之下的商业韬略
解读一个家族颠沛沉浮中的生存智慧
深刻透视中国的历史、现在与未来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
中原传媒股份公司
河南文艺出版社

河洛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河洛图 / 李佩甫著. — 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19.11
ISBN 978-7-5559-0900-2

I. ①河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57704 号

选题策划 陈 杰 陈 静
责任编辑 陈 静 杨 莉
责任校对 梁 晓 殷现堂
美术编辑 吴 月
书籍设计  书籍/设计/工坊
刘运来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本社地址 郑州市郑东新区祥盛街 27 号 C 座 5 楼
邮政编码 450018
承印单位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纸张规格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8.25
字 数 430 000
版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58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图书如有印装错误,请寄回印厂调换。
印厂地址 河南省武陟县产业集聚区东区(詹店镇)泰安路
邮政编码 454950 电话 0391-2527860

目录



引子

001—010

穿过历史的烟云，大师真能看清人命运的轨迹吗？三百年前，这里出过一个财神。那么，三百年后呢？

第一章

011—026

周氏家族成功的秘诀就是两个字：发狠。是对自己发狠，对自己做事情发狠。

第二章

027—041

就此，老秀才何事都不管，闭上堂屋门，就那么在屋里躺着，嘴里喃喃地重复着一句话：书把人读了。

第三章

042—058

一天下来，等到再晚些时候，周亭兰就出现了。她站在窑洞门口，一手牵上儿子，羽毛般地轻声说：各位爷，累了一天了，歇吧。于是，那闹声就住了。仿佛人们就是等着她出现呢，好暄一暄眼。

第四章

059—077

断指乔说：好。一个女流，能说出这样的话，佩服。有你这句话在，有恩人在，这银子，算是我寄存在你那里的，可好？

第五章

078—094

周亭兰说：活人是不用书，但要活得好，心里就得有一盏灯。书就是点在心里的灯，它是照路的。你老人家不也说，书里有尺子，那是量人的。就是苦，也要让他知道，什么是好，什么是歹。

第六章

095—113

他对重孙子说：从今天起，我要教你的“字墨”，其实是五个字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这五个字，我先要你从街上买回来。买回一个，我教你一个。若是买错了，或是买不回来，看见了吗？这是戒尺，打手十下。记住了吗？

第七章

114—135

这时，不知怎的，康悔文突然有了倾吐的欲望。他在念念眼里看到了那种很寒的东西，他现在明白了，那叫——岁月。

第八章

136—156

康悔文什么也没说。突然间，他有些懊悔：这事太荒唐，也太莽撞。他出来是做生意的，跟人赌什么呢？一船粮食，千辛万苦运到这里，就这么说没就没了，回去怎么交代呢？

第九章

157—172

康秀才说：念念啊，祸从口入。若是你做了悔文的媳妇，那过去的事，就要忘得干干净净。不可说，不能说，也不必说。

第十章

173—190

康秀才说：财富这东西，少了，会困顿；多了，会腐烂。会挣钱的人，要先学会撒钱，就像你小时候那样。康悔文说：撒钱？康秀才说：是“会”撒钱。这叫“留余”，你明白吗？

第十一章

191—211

仓爷拿起绣了石榴花的汗巾，在手里捏了捏，汗巾是丝绸的，很软。他心说：你心动了？温柔乡，富贵地，无人不想啊。可人无信义，有何脸面活在世上？

唉，活在世上，仓爷最后的一个念想是，吃一口霜糖豆腐。

第十二章

212—232

王瞎子缓缓地摇了摇头。接着，“扑吞儿”一声，又一串钱进了王瞎子的褡裢。王瞎子翻着眼白叹了口气，徐徐吐出三个字。猪吃糠。这三个字，让周亭兰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第十三章

233—252

邵先生笑着说：一般人敲门，都会站在门的右边。而你两次都站在门的左首。左边是坤位，也叫困位，可见你处于困境。你右手托一卷轴，属木，且巳时登门，你本人处于旺地，可知福分不浅，只是个问路人。再往下说，河洛康家又有谁人不知？

第十四章

253—274

老爷子说：字的后面是人。每个字后边都有人的故事，我回头一一解给你听。不管多长时间，你若能

把“人”给我读出来，就算你过关了。

第十五章

275—292

他拟好了要呈送的密折草稿，这才派人接来一品红。当晚，他说戏的情绪格外饱满。在他的想象中，那河洛康家，如同砧板上的一条鱼，或是一只待宰的羔羊。这想法让他很是兴奋和受用。

第十六章

293—306

在康家的历史上，朱念念的来历一直是个不解之谜。这在康家是一件讳莫如深的事，一代一代后人没人能说清她的身世。

第十七章

307—326

康悔文仍站在那里，说：小姐，我水旱兼程八百里赶来，虽有些唐突，可我是有缘由的。晚香怔了一下，说：从千里之外追到这里？

第十八章

327—342

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女子呢？看她弱柳扶风的模样，却也有深藏不露的心机。仅以今晚而论，这一桌的菜式和那一桌就有明显的区分。

第十九章

343—362

周亭兰说：你想让康家背信弃义？你想把那五个字，一个一个都吃掉吗？

康悔文说：母亲，康家谁都可以去，就你不能去。我不能让一个土匪，坏了母亲的名节！

第二十章

363—381

康老爷子说：康家占了河洛交汇之地。走的是水路，发的是水财。水，有渠则盈，无渠则溢。涓涓细流，可汇大海。这道理你总该明白吧？

第二十一章

382—401

“我这一辈子，是毁誉参半哪。荣耀时，一门两进士。遭难时，一门两丧。终还得一好孙媳妇，才使我康家再度兴旺。如今，我神仙老儿也做了，此生已无憾事。其实，做神仙也不过如此，我不过想给后人留个念想罢了……”

第二十二章

402—419

周亭兰目光逼视着他说：大人，黄河决堤，大难临头，我康氏一族毁家沉船，也算是为国尽了力了！现在，我把康家所有的身家都押在你这里了，这不算是为难你吧？

第二十三章

420—439

临走时，老夫人把一个用黄缎子包着的锦匣交给了他。人们猜测说，这就是康家的秘籍。康家就是靠着这份秘籍，连富了十二代。

尾声

440—442

时间是有眼的。

引子

一

大师端坐在那里，脸上带着活佛般的宁静。

近年来，开着汽车来看望大师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大师已应接不暇。从东南亚的富商，到京城的商界大佬，乃至各省市的地方官员，纷纷前来拜望。有问一情一事、吉凶祸福的，也有来参悟人生玄机的。他们一个个极恭敬地来到大师面前，而后又各自开车离去。没有人知道他们从大师那里得到了什么。只是，这里的路修了，是东南亚富商出钱修的；这里也很快地为大师建起了一座寺院，寺院耗费巨资。大师洞悉三命、参悟玄机，于是就有了这座“玄妙寺”。大师在玄妙寺做了住持。

一个人，当他声名远播的时候，他就成了一座寺。

初时，大师一天只见十人。再后，见大师一面就难了。所以，玄妙寺外建起了宾馆，许多远道而来的人住在宾馆里，他们都是等待大师指点迷津的。

有幸见到过大师的人都知道，大师是坐着的，大师是“半仙之体”。他就那么端坐在一个特制的轮椅里。可是，假如时光能倒退四十年，大师还愿意当坐着的“大师”吗？

大师也有过年轻的时候。

二十岁的时候，大师曾是邛山脚下一个村里的电工。他的名字很普通，姓陈，叫陈麦子。那时的陈麦子是英俊的青皮后生，屁股上挎着电工包，荡

荡地在村里走，很惹眼的。于是，就有很多媒人上门提亲。村里的姑娘们也是一趟趟往陈麦子家跑，借个簸箕、顶针什么的，寻机丢一媚眼，问：麦子，你家的杏儿熟了吗？

陈麦子并不回话，他甚至有些腼腆。他把电工包横在胸前，抹腰立在那里，望着远天的火烧云。那云铺一天橘红，一匹一匹亮着，一会儿绸缎样儿，一会儿奔马样儿，展万里锦绣。这仿佛就是那未来的日子，还不知是怎样一个好呢！

陈麦子拍拍那个电工包说：灯就要亮了。

陈麦子就是在这天傍晚的时候爬上那根电线杆的。在夕阳里，他披着五彩的霞光立在高空中，看上去无比潇洒，就像是一个金人。接线的时候，有人还看见陈麦子笑了。他望着天边那五彩的云霞，咧嘴笑了。而后，也就是咽一口唾沫的工夫，只见电线杆上闪了一束火花，“砰”一声，他掉下来了。

当人们把他从医院拉回来的时候，命是保住了，人却成了“半个”——他的脊椎折了，腰以下失去知觉，他再也站不起来了。那时候，一村的人都跑来看他。人们一声声地唉叹：一个活蹦乱跳的小伙儿，怎么咽口唾沫的工夫，就成了半个人？

陈麦子不想再让人看了。在人们的目光里，陈麦子已死过一千遍了。

一天夜里，陈麦子对娘说：娘，你把我背到山里去吧。

娘只是哭，娘的泪都哭干了。陈麦子就骨碌着从床上翻下来，一点一点在地上爬。娘一次次地把他重新弄回床上，他就一次次地往地上摔……娘没有办法了，娘给他跪下来，说：麦子，你真想死？

陈麦子说：要么你看着我，在众人的眼窝里淹死，在唾沫星里泡死。要么你让我一个人……活。

于是，娘狠狠心，把他背到山里去了。这一去十年。达摩十年面壁，陈麦子在山里一待就是十年。在这十年里，没有人知道，陈麦子是怎么活下来的。也没人知道，他在山里究竟遭遇了怎样的机缘。只是，当他出山的时候，他已不再惧怕人们的目光了。

陈麦子出山后，第一个给他传名的人是老邵。

老邵是市里来的干部，下乡工作队的队长。那时候老邵刚来，一家一家走走看看，这叫“走访”。当他走访到陈麦子家的时候，进门踩了一脚鸡屎。他在院里的树上蹭了蹭鞋，而后才进屋。陈麦子看了他一眼，说：你祖籍山西？老邵说：是啊，是。你怎么知道？陈麦子淡淡地说：回去吧，赶快走。老邵愣了。陈麦子接着说：你祖籍山西，兄弟姊妹四人，门前有棵老槐树，开紫花。回去吧，你娘在床上躺着呢，还有三天的阳寿。赶得快了还能见上一面，慢了怕就见不上了。老邵傻了。老邵呆呆地站在那里，摇摇头，又摇摇头说：我不信这个。陈麦子两眼一闭，再不说话。老邵是个孝子，一天心神不宁，当晚就赶回去了。等他回到老家，娘果然在床上躺着，还有一口气。立时，老邵服了。

第二个给陈麦子传名的是万海法。

万海法是煤矿工人，新婚，给陈家送喜糖来了。他穿一身新发的工作服，体体面面的，一脸笑说：婶子吃糖。娘怕伤了麦子，就说：多好。走，咱上那屋说话儿。陈麦子看了看万海法，说：你三天假？万海法说：可不，明儿就走了。陈麦子说：我看你还是多歇一天。万海法说：矿上忙。陈麦子里说：忙也多歇一天。万海法说：我又不像你……陈麦子说：还是多歇一天吧。多歇一天，你还有六十年的阳寿。少歇一天，你只有一天的阳寿了。万海法说：别乱。哥，大喜的日子，你咋说这话？陈麦子说：听哥一句话，晚走一天。万海法心里嘀咕，也馋媳妇，就晚走了一天。结果，等他回到矿上，才知道矿上头天出了大事故，一班人全去了。

第三个给陈麦子传名的是黄九香。

黄九香是从黄村嫁过来的媳妇，人很泼辣，一张刀子嘴，当时是村妇联主任。她家的牛丢了，就站在村街骂，直骂了一天。陈麦子听不下去了，对娘说：你叫她来。黄九香来了，往门上一靠，说：大兄弟，你说气人不气人……陈麦子淡淡一笑说：别骂了。有惊无伤。九月初九，牛就回来了，随一喜。黄九香一怔，说：有这好事？我不信。陈麦子说：别再骂了。七日头上，你有一小灾。黄九香当然不信，该骂还骂，又打发人四乡去找。哪里找得到！七天头上，黄九香熬煎了一嘴热疮，出不了声了。可到了九月初九，

天转凉时，家里的牛果真就回来了，竟然带一犊儿。

民间的事，是口口相传的。越传越远，越传越神，渐渐，陈麦子的名声就越来越响了。最重要的是，陈麦子曾跟本省的一位市长密语过。没人知道他给这位市长点拨了些什么，但此后不到五年时间里，这位市长果然一提再提，成了“封疆大吏”。

就此，陈麦子成了大师。人们都说，他开“天眼”了。

二

子时，夜冷风寒。

洛水静静地流着。如今，水已经很小了，细如夜色中的一道墨痕。当坡上那棵老柿树的最后一叶子飘然落下，正是丁亥年壬子月庚子日的子时——公元二〇〇八年的元旦。

天原本是墨色的。群山笼罩在一层层流动着的黑气里。黑气在弥漫中移动、聚集，接着就是一声闷响。在这个有着一道道崩梁沟壑，河洛交汇，东有虎牢关、西有黑石关，史称“天下锁钥”的丘陵地带，出现了梦幻般的奇异景象——

墨色的夜，突然之间，天一下子白了。一颗流星从天空中划过，夜空顿时亮如白昼。这瞬间出现的白夜现象，先是惊起了一村一村的狗咬声，而后是麻雀和老鼠。麻雀惊叫着一群群从树上飞起，旋儿旋儿地打着颤儿，斜刺里，有一只老雀在惊慌之中，竟肝胆俱裂，一头撞进了点燃的火堆里……鼠们也感到了时光的错乱，正该觅食的时候，它们却收到了昼夜颠倒的异常信号。鼠们吱吱地叫着，一只只前后衔着尾巴，成串溜进洞里，而后集体绝食。

雀鼠们哪里知道，这奇异的景观，缘自当地三百年前的一个预言。这是个耸人听闻的民间传说：

据传，在这个地处中原西部的丘陵地带，有一块风水宝地。这块风水宝

地每隔三百年发动一次，发动的时间正是亥年子月子日的子时。亥年，可究竟是癸亥、丁亥，还是己亥，民间说法不一。这块风水宝地，传说中有的叫作“金龟探海”，有的说是“金蟾望月”，还有的称之为“双龙戏珠”。三百年前，此地风水发动，应在了一户姓康的人家。康家由此发迹，成就了一个财神，那是被后人贴在门上的三大财神之一。也由此成就了一座百万庄园。前世的风水师预言，三百年后，在风水发动的十日内，如能将祖先的骨殖葬于此处，家中必出大人物。

风水书记载：亥年子月子日子时，正是水之阴极、木斩龙出之时。

正是这一切，唤起了无数人的梦想与躁动。

天亮时分，附近村庄的人们发现，在黄河与洛水的交汇处，沿河两岸十多公里长的堤坝，突然变成了巨大的停车场。放眼望去，各式各样的豪华轿车停放在河堤。昨夜子时，天空中出现的奇异景象引起了轰动，人们被神奇的“白昼”现象所吸引，纷纷驱车从各地赶来。

人们看到，这里居然一下子集中了这么多穿西装的成功人士，那都是些企业界、商界、政界的大佬。各地大佬带着请来的风水师，风水师带着闪闪发光的罗盘，有人还带来了先人的骨殖。他们沿着邙山山脉漫长的丘陵地带，不辞辛劳地四处勘察。

那风水宝地究竟在哪儿呢？

连树上的麻雀都暗自诧异：这是怎么了？莫非，莫非……

三

气场乱了。

那只肝胆俱裂的老麻雀，临死前最后一个感觉是气场乱了。

子时，不知哪位大佬放了一挂鞭炮，鞭炮声加上突如其来的亮光，给老麻雀那九年零一个月的阳寿画上了句号。它本来是可以活过冬天的。

这只老麻雀在扑向火光的同时，永远不会明白，是祖先的遗传信号害了它。那是一段代代相传的记忆：

丁酉年癸丑月庚申日，对麻雀来说，是个大凶的日子。从这天开始，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，空中充斥着锣声，地上到处是弹弓。漫山遍野都是人，人类织成了天罗地网。它们的窝被掏了，它们的空间响彻锣声，所有的树都被弹弓盯着。它们飞呀飞，无论飞到哪里，都有火光、锣声、弹弓……气场已乱得不成样子，纵使侥幸躲过白日，夜晚却更为可怕。夜晚由千千万万的光剑组成，人类手持手电筒，那光剑斜插着直刺天空。只要被那剑光扫到，麻雀的死期也就到了。仅仅几个月时间，人类就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“弹弓王”。这些“弹弓王”身上披挂着一串串麻雀的尸体，得到了更多人的追捧。杀气布满了每一个角落，在一张张写有“喜报”的大红纸上，墨写的数字后面挂着很多炸弹一样的“0”。

它们只有往山里逃了，虽然山里也不平静。一天黎明时分，嵩山山脉下的丘陵地带，尚在难得的寂静之中。此刻并没有锣声，麻雀却一群一群从天上落下来。它们垂直落了下来，没有人知道它们在天罗地网里飞行了多长时间，躲过了多少长了眼的弹弓。如果再加一把力，它们也许就躲到山里去了。可它们用尽最后一丝力气，气绝了。

它们一只只从天上掉下来，扑嗒，扑嗒，那声音像落灰。它们静静地、软软地死在地上，睁着米黄色的雀眼，嘴角漾着豆样的血痕。

那天，一个起早拾粪的老人，把它们一只只拾进了粪筐里。据记载，一共一千七百八十八只。这也是那个时期单人单日的最大缴获。

是啊，雀儿们是很委屈的。它们为什么有此一劫？虽说春不种、秋不收，可不这也是上天的安排吗？它们不过是大自然中万千食物链的一环，怎么就偏偏要灭它们呢？

于是，在它们的遗传信号中，一代一代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大凶之兆。

也许，正是祖先的遗传信号害了这只老麻雀。在麻雀一代一代的遗传信号里，凡遇气场变乱，白夜是最为可怕的，那是大凶的前兆。这只富有经验的老麻雀，死在了祖先的经验里。

自古以来，在大自然的运行中，中国传统讲的是五行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五行讲的是生克：金克木、木克土、土克水、水克火、火克金；反过来：金生水、水生木、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。这是术数，也是定数，是亘古不变的。可是，万事万物又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。那么，什么是变数呢？

一只老麻雀，本该有十一年阳寿的，它死不瞑目啊！

四

子时，鼠们绝食了。

在生物的时序里，属于老鼠的时间是如此之少。它们一般只有两年的阳寿，而一天之中，属于它们的只有一个时辰——子时。夜半时分，是它们最自在、最活跃的时辰。可这天子时，它们却集体绝食了。

是的，气场委实是乱了。可鼠们等什么呢？绝食又怎样？它们知道没有谁会来拯救它们，它们不过是凭着天下第一的嗅觉，期望着能从风里嗅出点什么，以发现危险的所在。

在老鼠的遗传信号里，有着更为惨烈的记忆。它们几乎一生长下来就遇到了一个天敌：猫。尔后是人类无休无止的追杀。虽然猫是天敌，听见猫的叫声它们就浑身发抖，但它们的生存本领却是人类逼出来的。

有一个日子给它们打上了深重的烙印：戊戌年丁巳月丙午日。那一日，族类的惨叫声一直在它们的灵魂里回荡着。虽然它们的先辈已备受折磨，遍尝人类制造的各种毒药，什么“摇头倒”，什么“七步断肠散”，什么“毒鼠强”……虽然它们的先辈被各式各样、带有香饵的铁夹子夹住过，什么“弹簧夹”，什么“一跳夹”，什么“落地夹”……但在它们的记忆信号里，那个日子仍然是最可怕的，它叫：七杀日。

那是一个孩子的声音。在这个听上去很稚嫩的声音里，四十八个鼠辈被

活活挂在了墙壁上，它们每只被绑着一条腿，身上浇满了煤油，一个个湿淋淋的，而后那孩子喊了一声：点天灯了！于是，这四十八只被活捉的老鼠浑身冒着火光开始起舞。它们身上的热油“吱吱”响着，火苗一蹿一蹿地跳跃着，像是一朵朵燃烧的焰火。那美丽耀眼的焰火上下翻滚，跳跃不止，直至气绝。

在这场惨烈的舞蹈中，有三只老鼠咬断了绳子，它们带着一身火苗，吱吱叫着，分三路逃窜。一只冲进了麦秸垛，被引着的麦秸烧成了灰烬。另一只冲进了一户人家，蹿上了房梁，引发了全村的大火。只有第三只老鼠冲进了水沟，浑身疮疤死在洞中。它把那危险的信号传达给了它的后代，它让鼠们世代都记住那个可怕的声音：点天灯了！

现在，又五十年过去了。鼠们的生存环境虽然越来越恶劣，但它们仍顽强地活在各个地方。通过一代代的基因传承，它们适应了人间的各种毒药。那些所谓的老鼠夹子，对鼠们来说，实在是太小儿科了，连人类自己都不好意思再拿出来使用。本来，人类几乎又一次把它们逼上了绝路：水泥的大量使用，已使它们无处打洞。在生死攸关的封杀中，鼠们又一次获得了胜利。它们经过一代代的努力，完成了从体形到尾巴的整体变异。又一支鼠类诞生了，它们由大而小、由长而短，只要有穿根电线那样大小的洞，它们就可以做窝。它们成了袖珍型老鼠。

中国古人把一天分成十二个时辰：子、丑、寅、卯、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、酉、戌、亥。子时是昼夜相交、最为黑暗的时刻，也是鼠们出没的时辰。可是，在这一天的子时，天空亮如白昼。难道说，这就是那个“七杀日”将要来临的预兆吗？

五

仍然是子时，当最后一片树叶落在地上的时候，坡上的老柿树长长地叹